

王季思全集

第四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 ◎ 第一卷 古典戏曲论文集(上)
- ◎ 第二卷 古典戏曲论文集(下)
- ◎ 第三卷 戏剧评论文集／西厢记增订校注
- 第四卷 古典文学论文集

- ◎ 第五卷 杂文集
- ◎ 第六卷 韵文集

王季思全集

全六卷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王季思全集

第四卷

古典文学论文集

目 录

词的正变	(1)
中国笔记小说略述	(9)
说比兴	(22)
打诨、参禅与江西诗派	(34)
中学国文教学问题	(39)
语录与笔记	(46)
词曲异同的分析	(54)
杜甫《羌村三首》	(63)
《陌上桑》的人物	(70)
关于《〈陌上桑〉的人物》给《语文学习》的信	(73)
从宋词里接受有益的东西	(77)
苏轼试论	(85)
关于《苏轼试论》的几个问题	(106)
五代两宋词的评价问题	(112)
传说中的曹操和舞台上的曹操	(118)
怎样评价柳永的词	(123)
漫谈李清照的词	(131)
有关中国文学史上的百家争鸣问题	(138)
有没有这样的线索和标准 ——关于我的《宋元文学史讲义》的批判的答辩	(142)

我们以在文学上出现区桃、周炳这样英雄人物而自豪	
——读《三家巷》	(157)
从“暗与理合”谈起.....	(169)
从夏禹治水谈起.....	(175)
词的欣赏.....	(180)
一种新的民族风格的形成	
——与欧阳山同志谈《苦斗》	(193)
关于批判继承古典文学遗产的一些意见.....	(200)
知今与知古.....	(204)
文学教师必须懂得社会主义之新	
——兼谈中文系教学上的一些问题和改革的建议.....	(210)
读毛主席诗词的一点体会.....	(214)
推陈出新是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	(218)
读一点古代文学作品.....	(225)
“拗相公”拗得好!	
——有关王安石的两篇话本小说.....	(230)
百家争鸣和先秦诸子的文学成就.....	(235)
黄巾起义冲击下的建安诗坛.....	(249)
如何评价李白	
——兼谈评价古典作家的一些问题.....	(262)
中国古典诗歌的思想成就和艺术特征.....	(284)
再说比兴.....	(295)
学习《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札记.....	(302)
《满汉合璧子弟书寻夫曲校证》读后感.....	(307)
谈谈写作学习的问题.....	(312)
谈谈怎样打好语文基础.....	(317)
致《莺莺传新解》作者.....	(321)
历史著作与文学作品.....	(322)

《元散曲选注》前言	(327)
不要以误传误.....	(353)
《东门行》的校点和评价问题	
——答萧涤非先生.....	(362)
《玉轮轩古典文学论集》后记	(367)
我们的几点想法.....	(370)
诗词欣赏二题.....	(376)
金元散曲的兴起与衰亡.....	(381)
怎样理解和欣赏《西洲曲》	(397)
研究古典文学的点滴体会.....	(404)
寄语写作园地辛勤的耕耘者.....	(408)
向语文教学的广度与深度前进.....	(412)
开创古典文学研究新局面随想.....	(416)
《1949——1980，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前言	(418)
如何评价苏轼.....	(421)
从两首苏词看苏轼的婚姻观.....	(426)
对《文心雕龙》的通观与引发.....	(430)
《文心雕龙》研究中的经验教训	
——在《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434)
《大学语文读本》前言	(440)
跟青年朋友谈古典文学.....	(443)
与黄施民同志论诗词创作书.....	(448)
《风雨吟》小序	(451)
时代感和诗艺术.....	(455)
柳永词《定风波》赏析.....	(458)
《王季思学术著作自选集》自序	(462)
振兴岭南诗派的设想.....	(468)
《五桂山房诗词集》序	(473)

在第二次当代诗词研讨会上的发言	(477)
吴梅词《高阳台》鉴赏	(481)
关汉卿词《夜行船》鉴赏	(485)
读赵瑞霖八行体新诗	(488)
《朱光文集》读后感	(493)
奇怀如海 壮志凌云	
——读毛泽东《送纵宇一郎东行》	(495)
论现代青年诗词创作的一封信	(500)
白石《暗香》、《疏影》词新说	
——兼谈如何评价婉约派的词风	(504)
略谈比兴与形象思维	(513)
与赖春泉论当代诗词创作书	(518)
关于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建议	(522)
关于《诗海拾贝》的两封信	(524)

词的正变

楔子——落叶与蝉

秋深矣，当落叶萧萧、吟蛩唧唧的时候，不禁又记起王沂孙的几句词：

前度题红杳杳，溯宫沟，暗流空绕。啼蛩未歇，飞鸿欲过，此时怀抱……

——〔水龙吟〕《落叶》

铜仙铅泪似洗，叹携盘去远，难贮零露！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

——〔齐天乐〕《蝉》

同学们对所引的这几句词，怕不大了解吧？让我先大略地说明一下。〔水龙吟〕《落叶》词的“前度题红”三句，是有一个故事的。据说：唐僖宗时候，于祐在宫沟的下游拾到一张红叶，是从皇宫里流出来的，上面题着四句诗：“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于祐因也在另外一张叶子上题上几句诗：“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阿谁！”云云，放到宫沟的上

流，流到宫里，给原题诗宫人韩夫人拾了去。后来僖宗放宫女出宫，自由择配，韩夫人正嫁给于祐，这红叶题诗的故事，便成了千古美谈。词里引用了这个故事，是拿自己比作掉在宫沟的一片叶子。他说：“前回子那位在红叶上题诗的人哪里去了，我几度想倒溯宫沟进去，却空又被它冲了出来！在这虫吟未歇、飞鸿将过的时候，你想想我的怀抱罢！”杳杳是不见之意。“前度题红杳杳”便是说前回子题红的人不见了。溯是逆水而上的意思。“溯宫沟”是说：“虽然要被沟水把它冲到宫外去，它还是恋恋不舍于这根生枝长的故宫，挣扎着要倒冲回去。”可是一片叶子微薄的力量，那里抵得住沟水的冲激呢，因此它便只有在暗流里打转了。“暗流空绕”四字，真是一字一泪，写尽亡国遗民暗地里挣扎着的心绪，却又风声鹤唳，便是未歇的虫吟，欲过的鸿影，都觉得可惊可怖，“此时怀抱”如何，自不言可喻了。

同学们看了上文的说明，大概也总可以明白，他所说的故宫，便是指被蒙古侵略者灭亡的宋国，那宫里题红的人便是指那被蒙古侵略者掳去的恭帝、太后、诸王和许多宫眷。

再说〔齐天乐〕《咏蝉》的那一节。“铜仙铅泪似洗”三句，也是说一个故事。汉武帝相信方士的话，铸造一个十许丈高的铜人，手上托着一个铜盘，叫做承露盘，说可以承得天上的甘露，喝了会长生不死的。到了魏明帝的时候，要把这铜人移到邺宫，却因为太高大了，没法搬迁，只拆了个铜盘去。相传当拆取时，铜人眼中还掉下泪来的。又以前人说蝉是餐风饮露的，所以词里拿承露盘的故事同蝉连在一起说。

这首词也是拿自己比作所咏的题目：蝉。他说：“铜仙的铅泪如雨一样地下来，可叹这铜盘给移到远处去，便是要喝一点露水，也不能够了。”意思很明显的是国家一亡，什么幸福都没有了，所剩的只是个待死之身，捱着这凄凉苦痛的日子。“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是王沂孙那时的影子，也是当时一切亡宋

遗民的影子。

当时亡宋遗民写的这一类词，单是《乐府补题》一书里收着的便有好几十首，题目有龙涎香、白莲、莼、蝉、蟹；作者除王沂孙外，还有周密、王易简、李彭老、唐玉潜、张炎、仇远等许多人。要问他们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地说，却这样隐约其词，叫人猜谜一样地去体会他的用意呢？这可以有两个答案，第一是当时的环境要他们这样说。宋亡以后，元朝统治者对于当时不屈节的士大夫，防范得相当严厉的，他们自然不能像我们那样，可以“起来！起来！”地高喊。第二是词的本身问题，本来更宜于隐隐约约地说。下文所讨论的，便是这问题的更详细的说明，——词的正变。

词之兴起——从唐诗到宋词

词调之起，不可确考，大约始于中唐。最先是民间的小调，流传既广，才渐为文人所注意，所采用。现在敦煌发现的唐人写本，尚可窥见当时民间词调的面目，至一般人以李白的〔菩萨蛮〕〔忆秦娥〕为词调的鼻祖，那是不可靠的。词既是中唐以后才逐渐被文人所注意，所采用，而那时采用词调试作的，也正是中晚唐出名的几个诗人，所以把唐诗的黄金时代，过渡到五代两宋的词，同那班诗人实在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温庭筠。

现在且让我们看看那孕育着初期的词的中晚唐诗坛是怎样的。

在唐贞元、元和间，有位诗人张籍，当时东平镇将李师道仰慕他的才名，要请他去。他一面不愿意去，一面却又怕得罪了李师道，因此写了一首《节妇吟》寄去。原诗转录如下：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

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诗意是说：“我何尝不感激你的深情，只可惜我已嫁了人了！”这首诗如不收在张籍的集子里，我们真料不到它是男人写的。

再稍迟一点，有位诗人朱庆馀，当他赴考的时候，写一首诗送给考官：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
“画眉深浅入时无？”

这首诗更拿自己比作娇滴滴的新嫁娘，拿考官比作丈夫，拿“画眉深浅入时无”比他的文章中不中考官的意。

再迟一点，直到唐亡，有位诗人罗隐，写一首诗赠给一位老妓云英：“我未成名卿未嫁，可怜俱是不如人！”每况愈下，简直拿自己来比妓女了。

上面不过就浅近易晓的举几个例，其实那时著名的诗人，如孟郊、李贺、温庭筠、李商隐、韩致尧、秦韬玉，都有类似这样的作品。为什么那时候诗人都喜欢拿女子来自比呢？这便只有拿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解答。

唐代本来是尚武的国家，在承平的时候，文人还可以粉饰太平，在政治上占得一点地位。但到了安史乱后，藩镇专权，武人一天横暴一天，文人的地位也便一天低落一天。他们在武人的刀口下生活着，一不小心，便遭斥逐或残杀。文人在政治社会上的地位，可说同女人在家里的地位一样；他们受武人的摧残、压迫、玩弄，也正同于女性的受男性摧残、压迫与玩弄。“秀才碰着兵，有理讲不清。”他们又不敢公然地痛痛快快地反对或诅咒，因此便只有自怨自艾，拿自己比作一个薄命的失宠的女人。我们读李商

隐的《无题》诗，韩致尧的《香奁集》，要这样读；我们读温庭筠、冯延巳的词也要这样读。这一种比兴的、婉约的、拿女人来寄托自己的作风，便是由中晚唐的诗流转到五代北宋词里去的。一般人所以认婉约这一派为词的正体，也因为它一上台，便打着妞妞袅袅的女儿腔的。

又中晚唐诗人在修辞上渐渐有唯美的倾向，这在李贺、李商隐、温庭筠等诗里尤其看得出，而这也正是晚唐诗流转入词里去的又一作风。宋沈伯时的《乐府指迷》说：“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说书须用银钩等字，说泪须用玉箸等字，说发须用绿云等字，说簟须用湘竹等字。”大为近人王静安所批驳。其实他只是说明了词的这一作风，即修辞用字，必求其美好谐婉，并不是叫我们拿“红雨花”来代桃花，“刘郎子”来代桃子啊。

由上面的说明，我们可以得一结论：即初期的，由中晚唐诗转变来的，以美好的辞句写婉约的情绪的词，是词的正体，因为它最初的面目是如此。下面温庭筠的一首〔菩萨蛮〕可以作一例子。

夜来皓月才当午，重帘悄悄无人语。深处麝烟长，卧时留薄妆。
当年还自惜，往事那堪忆！花落月明残，锦衾知晓寒。

这首词表面上写一位薄命女子的失望情绪，骨子里却正是写他自己的不得志。皓月当午，本已夜深，句中着一才字，可见在词中人却正是失望的期待的开始，意外更见得她几乎是天天候到深夜的。“重帘悄悄无人语”，是说大家都早睡了。“深处麝烟长”是写夜深静极之景，翻成白话，便是“室内的空气像死了一样”（因为空气稍有动荡，麝烟便要散乱，不能直上而长了）。等到这时候，她才决心困下，可是仍没有完全绝望，所以还要略微留一

点装饰在身上，预备那个人的回来。一困下，却又想起了种种的往事，想起了当年对自己的多少期望，多少爱惜！直想到花落月残、锦衾都知道晓寒的时候。这短短的几十个字，把那女子半生的历史，失望的心情，写得多么缠绵悱恻。可是实际上却正是温庭筠的化身。

词的一变——豪放派

词的这一作风，婉约，一直流传到北宋。我国士大夫文人的地位，以宋代为最优，可说同唐五代时候正好相反，照理词体也应该马上起了激变；不过小令的调子，根本不宜于激昂慷慨的情调，所以北宋初期，不但二晏、欧阳以言情小词著名，便是范仲淹、司马光，偶然写几首小词，如“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相见争如不见，有情还似无情”，也都非常凄惋的。到了柳永，以浅近俚俗的语言，写闺房儿女之情，妓女传唱，流行一时，据说“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慢词因此盛行，一变唐五代以来的词调。到了东坡，以阔大之笔，写豪放之概，又一变唐五代以来的词风。不过豪放一派的词，苏轼虽已开了个端，在当时词坛上却仍未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比他稍迟的词家，如秦少游、毛滂、周邦彦等，仍都以婉约为宗。

到了南渡以后，北方沦陷，强邻压境，民族的仇恨，中朝的颟顸，刺激着每一个志士的心。一班民族词人，如辛稼轩、张元幹、张孝祥、陆放翁、刘后村，大声疾呼，相继而起，豪放一派的词才到了极盛的境界，留下了许多慷慨激昂的作品，替词坛放一异彩。就内容而论，自然是较唐五代的词为进步，不过终因为它是变了词的原有作风，所以后人仍称它是别格、是变体。

词是以比兴为主的。这一派的民族词人，既然不拿女子来自比，便要拿古人古事来寄托；这便是他们特别喜欢用典，喜欢掉

书袋的原因。而一种文学，既已流行，即使是造诣不很深的人，也往往能懂得它的寄意所在。所以宋神宗看了东坡“我欲乘风归去，只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词，便知道他是拿琼楼玉宇来比朝廷。宋孝宗看了稼轩“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的词，便知道他是拿“烟柳断肠处”来比自己（孝宗）。正像现在的青年，看了“尾巴主义”，“血的前奏”，也就能懂得它的用意一样。

豪放一派的词，自然以长调擅长。现在选录刘后村的〔贺新郎〕一首作例子。那是他送陈子华出守真州时写的。

北望神州路，试平章这场公事，怎生分付？记得太行兵百万，曾入宗爷驾驭，今把作握蛇骑虎。君去京东豪杰喜，想投戈下拜“真吾父”！谈笑里，定齐鲁。两河萧瑟惟狐兔，问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算事业须由人做。应笑书生心胆怯，向车中闲置如新妇；空目送，塞鸿去。

平章是商量之意。首三句是说：“我们北望中原，试商量这件公事，要怎么办？”（意即怎样恢复中原）宗爷即宗泽，“记得太行山百万”以下数句是说：“宗泽留守汴京时，太行山下百万豪杰，都受驾驭，现在却当他们蛇虎般看待。你到了东京，他们想必都投戈下拜，看你像父母一样，齐鲁一带，便谈笑可定。”这是上半首的意思。“两河萧瑟”至“中原块土”，是指责一般士大夫的不想恢复。“算事业须由人做”句是勉励陈子华，“应笑书生心胆怯”以下是自恨不能同去。这词的下半首，一共用了三个典故来衬托，“祖生”、“新亭挥泪”及“向车中闲置如新妇”（见《南史·曹景宗传》），却因为写得慷慨淋漓，一点没有凑泊的痕迹。

词的再变——亡国之音

词的再变，是在宋亡以后。那时的词人，身受亡国之痛，却又因异族的压制，连痛哭悲歌的自由都没有，激昂奔放的词句自然难得写了，结果词风再变，变而复合于正，又是那一派婉约的情调。这是汉族第一次尝着亡国的滋味，他们的遭遇更非唐五代词人可比，所以唐五代的词人还仅以女人自况，他们却只有自比落叶，自比哀蝉了。“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怨。”拿来说明亡宋的词人及其词，是再确切没有了。词到了这一步，可说已无可再变，元曲便以崭新的作风，代之而起。关于这一派的词，楔子里已经举了例，此处不再说明。

词从它的产生而一变再变以至于不能复变，一直是我们民族顶倒霉的时间，——兴起于乱离的中晚唐五代，一变于南渡，再变于宋亡，——想起那种无病呻吟的样子，实在也真不祥，虽然它也遗留下不少可歌可泣的名作。

词的时代早已过去了，而从抗战发动，整个民族也正在排除万难，走上健康奋发之路，而抗战以后的一个崭新时代，也决不是以病态的作风为正体的词所可歌颂的。作者平时虽也偶然填一首两首词，却只是积习未除，实不愿青年们来学步。不过它究竟是我们一部分文学遗产，所以花一晚的工夫，把词体兴起以至于一变再变，及其与时代的关系，作一番概括的叙述，给爱好中国文学的青年们作参考。

（原载《战时中学生》1939年第1卷第11期）

中国笔记小说略述

在中国，所谓笔记小说，是和平话小说分道扬镳的。前者出于文人的手笔，后者出于说书人的口说；而前者的发源更早，门类更多。在五四运动以前，平话演义在民间虽也流行，而文人学者是不认为一种著作的——冯梦龙的汇刻平话小说，金圣叹的评点《三国》、《水浒》，那是例外——所以前人目录里大都不收。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分小说为志怪、传录、丛谈、辨订、箴规五类，《四库全书》分小说为叙说杂事、纪述异闻、缀辑琐语三类，都是就笔记小说分的。不过所谓笔记，大都是随笔杂录的东西，常有一种里面包括好几种性质的作品的。如范镇的《东斋记事》，所载多赵宋先朝故事。《四库全书》收入杂事之类，可是其中如记蔡襄为蛇精、室韦人三眼、突厥人牛蹄之类，又应当归入纪述异闻一类的。又如《南窗纪谈》，所记多北宋名臣言行，《四库》也收入杂事之类；可是其中如记袁州女子登仙、记庞籍见天书，却又属异闻了。至如邵博《闻见后录》，有经义，有史论，有诗话，有神话，有诙谐，那是更复杂了。再如《山海经》，旧皆入地理书类，《穆天子传》旧皆入起居注类，而《四库全书》概编入小说类。反之，《四库全书》所收杂史类、杂家类的书，后人常有把它编入笔记小说类的。

笔记小说的范围、分类既难确定，现在只好就个人的意见，提出了两点限制：一、就笔记说，凡是纯属学术的讨论与考订的，如